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詩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詩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詩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靈運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魏志列傳十九

植黃初二年監國
使者有司請治罪
帝以太后故貶安
侯其年改封鄧城
侯四年徙封雍丘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善曰魏志曰黃初四年植
朝京都二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朝故子建
位念其舊事徙封鄧城侯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

朝故子建
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釁

許

歸蕃刻肌刻骨

向曰釁罪也蕃鄧城也
刻肌刻骨深自誠也

善曰植集曰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非也謂罪萌兆也孝經鉤命決曰削肌刻骨挈
挈勤
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銑曰戾惡也晝分日中
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

卧也善曰爾雅曰戾罪也韓子曰
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

聖恩難

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濟曰罹羅相視遄速
也視鼠之有身體人

甚憎之人之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善曰
老子曰天網恢恢罔遺一物賦曰蒙聖主之渥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爾雅曰遄速也市專切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言形影相問於五情更相愧赧

善曰文子曰昔者以罪弃生則違古

賢父改之勸

善曰文子曰昔者以罪弃生則違此義

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向曰胡何也言何顏居代也若

也詩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

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

善曰德象天地言廣恩隆父母言深

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

天子作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濟曰春風養物也時雨潤物也言天子施

貴賤高下而加焉

是以不別荆棘者慶

雲之惠也

良曰慶雲瑞雲也言慶雲蔭物不分荆棘蘭桂而覆之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鴈曰鴈鴈之鳥青
七子明使上向上下暮
上下向上下言均平之
通者有月於仁

七子均養者鴈鴈之仁也

善曰毛詩曰鴈鴈在桑其子七子毛萇曰鴈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

如一翰

同善注含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秋思愛能者慈父之

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

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永無執珪之望

向曰先有詔不許蕃王朝故云絕朝耆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

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左氏傳曰上與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分謂甘慙也毛詩序曰尊事黃

者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

曰越人莊賜

仕楚執珪

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

銑曰不圖不意

也猥曲也言不意聖詔曲垂齒召至止住之日馳心於輦轂之下不敢指斥故

託輦轂以言之善曰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

三年之後乃齒錄之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

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

僻處西館未奉闕庭

善曰東京賦

踊躍之懷瞻望反側

善曰毛詩曰踊躍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輾轉反側

不

勝犬馬戀主之情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謹拜表并獻詩二首

善本作篇字

詞旨淺末不足采臨見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濟曰貴呈露其情善曰漢書音義張晏曰入臣上書當昧犯死罪

而言也

責躬詩一首

四言

於烏穆顯考時惟武皇

良曰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也植是子故云明考善曰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

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

受命于天寧濟四方

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善曰

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如羊反向日朱旗漢旗操輔漢故建之九土九州之土也披攘猶披靡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饌火德

操為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

立化滂沱荒服來王

銑曰言立遠之化滂沱而沱荒遠之服皆來歸化善曰

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

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

生我白圭奕世載勿忽潛曰超越殷周與唐堯比蹤也篤生謂稟淳厚之德

周用師故云超趙虞禪讓故云比蹤我皇文帝武則肅烈文則時也毛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

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良曰武定禍乱文經天地肅烈威猛也時雍時和也謂受漢禪位為人君以臨萬國

善曰詩曰相土烈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魏受禪已見魏都賦尚書曰君臨周邦又

曰協和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翰曰言脩舊法

命懿親以為王國藩屏善曰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不廢懿親也毛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甸詩曰生此王國

向曰奄同也謂同有海濱之地亦猶周公封伯禽於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諧漢書封禪王曰

受茲青土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斥車服有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比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輝旗章有叙

翰曰言車服旗章各有秩叙善曰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庭燎有輝禮記曰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

濟濟俊乂我弼我輔伊爾小子

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蕃作屏

上先軌是

墮

許規傲我皇使犯我朝儀

濟曰墮廢也謂廢先帝之軌則也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雋乂在官尚書

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家語曰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墮廢也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希言奏植醉酒勃逆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國有典刑

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

良曰削黜謂黜其爵土將寘于理殺我於大理推罪為元凶之率

善曰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土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諷諫詩曰輕此削黜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

曰寘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之官儀禮曰率導也

明明天子時惟篤類

翰曰唯思篤厚也類

謂兄弟也言我順天子思厚兄弟善曰魏志詔云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舛而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

魏曰植改封鄆城侯
鄆城曰兗州之境也
河之濱故曰于河之濱

立曰長以與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善本

汝之族類也字南曰言天子不忍刑我暴尸於朝市故違執法者哀矜我也善曰殺人陳

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

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揚雄交州改封兗邑于河之濱善

歲曰牧臣司交敢告執憲儀禮曰小臣正辭

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口黃初二年改封鄆城屬東郡舊兗

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兗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銑同善注

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榮榮僕夫于

被異方濟曰榮榮獨也僕夫御者于往也異方異州也時魏都鄴異

不遵道作諷諫詩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獵表曰臣自招罪戾從

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住異州也時魏都於鄴鄴異州之境也

一云時魏以維爲京師比堯之異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嗟予小子

其存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異方

乃羅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去我玄冕要平我朱紱

良曰恩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冕朱紱諸侯之儀服善曰謂至京師蒙恩得還
也植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亦

不遺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曰朱芾斯皇芾與
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
光光大使我

榮我華剖符授王善本王爵是加翰曰謂尋有使封鄧城王也故云

光光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曰有榮華必有愁悴魏志曰黃初三年
立為鄧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
仰齒金

璽從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向曰休惕戒懼也善曰

于禱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
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祇承于帝又曰休惕惟厲
啓

善本作咨字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

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向曰逝死也慙先帝陵墓存愧闕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聖德
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

昊天罔極生命不圖銑曰昊天大罔無極盡也言報德之心如天之大亦

預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
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也
常懼顛沛具抱罪黃墟

朱紱光大使

音盧銑曰顛沛猶死也常恐不能酬德抱罪於墳墓中黃墟墳墓也善曰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天下契黃墟高誘曰

泉下有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濟曰願墟山

矢石建旗東嶽以金吳立微功自贖往罪善曰左氏傳曰荀偃親受矢石不東

岳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怫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音義曰十毫

為釐班超上疏曰冀危軀授命知足免矣歷結反良曰言危軀授命

立微功以自陳効

曰論語子曰見危受命亦可以成人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祐其衷

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

得會京畿翰曰天子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善曰遲遲奉聖顏

如渴如飢向曰遲侍也言侍奉聖顏如飢渴也善曰遲遲猶思也張奐與

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

憂心烈烈心之云莫惓惓矣其悲天高聽卑皇天肯照微銑曰

載飢載渴

遲暮於呂也天之高所聽者卑何暇明我微誠也皇暇照明也善曰史記王韋

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願降

照微之明信

日昊之聽

應詔詩一首

四言 翰曰言應詔命而來於道路所見對詔而作也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銑曰肅恭應命也詩曰星

言夙駕秣飼也脂車脂轄也

善曰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

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既脂爾車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向曰掌徒掌徒御也善曰鄭立禮記注曰肅戒也

朝發鸞臺夕

宿蘭渚

向曰鸞臺蘭渚並路邊地名美言之也善曰鸞臺蘭渚以美言

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臺殿公孫乘月賦曰鷦鷯舞於蘭渚

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善本作女士宅躬土芒芒又曰采芣苢祁祁

善曰毛詩曰經彼公田樂我

稷黍

良曰芒芒廣也祁祁衆也公田天子之田也樂謂樂其繁盛善曰毛詩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爰有樛

居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

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不暇息也雖有糗糧飢

不暇食謂趣君命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

休息毛詩曰乃裹糗糧手長曰糗糧食也音侯吳越記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

食西望城不過面邑不游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僕夫整策平路

是由玄馬藹藹愛揚鑣漂沫

音味叶韻銑曰由從也藹藹壯盛貞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沫

出也善曰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成之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流風翼衡輕雲承

蓋向曰翼扶也衡車軛也善曰甘泉賦曰雲霏霏而承宇涉澗之濱綠山之隈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濱遵彼河澨虎黃坂是階向曰澨涯也黃坂坂名善曰毛詩曰在

河之澨毛萇曰水崖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騫倦路載寢載興

向曰載寢載興言疲也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闕谷即大將谷也韓詩曰兩駟鴈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駢駟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將

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襜指日遄征濟曰襜走遄速也

義和弭節字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前驅舉燧後葉抗旌

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毛萇詩傳曰遄疾也濟曰舉燧謂執火夜行也善曰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升輪

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濟曰暨至稅舍也西墉西館也善曰毛

帝嘉其辭義
優詔答勉之

同日三祖皇帝号
高祖文帝号太祖
武帝号世祖聖皇
惠帝也在天理列
宗廟也

詩曰鑾聲鏘鏘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衡以金為鈴也
嘉詔未賜朝觀

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音是良曰嘉詔

時也不得預朝禮也醒酒病也言懷慕君王憂心如病酒也
善曰毛萇詩傳
曰覲見也說文曰闕門楣也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關中詩一首

四言 善曰岳上詩表曰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
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

降羌顯岸以為羌豪岸兄顯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
誣調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而死生異國必有
詭謬故引證喻
以懲不恪也

潘安仁

翰曰晉惠帝元康六年氏賊齊萬年與楊茂於
關中反亂人多疲敝既定帝命諸臣作關中詩

於鳥皇乃

善本

晉受命既固

錢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 善曰毛詩
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鄭玄曰受天命

三祖在天聖皇紹祚

向曰紹繼祚福也言繼其國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

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
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

良曰宝库武庫也
惠帝延康五年
武庫火或復也

七故反濟曰錯投也言德化光大刑法簡要枉曲者少投弃之善曰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二善曰王隱此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

康五年十月武庫火焚

累代之寶良同善注

春蝨爾戎狄狡焉思肆

謂北地胡馬蘭羌

推氏賊齊萬年為盟主而作亂也狡亂肆縱也

善曰毛詩曰蝨爾蠻荆傳暢

諸公讚曰北地盧水胡馬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傳申公巫臣曰

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

虞我國青窺我利器

言氏賊度我

武庫之災窺我機變也

善曰左氏傳莒子曰孰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青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韋昭

曰器

獄善本作牧慮殊威懷理二

向曰獄牧謂梁王解系也慮殊謂

撫故去理二

善曰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我

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

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音異其二濟曰將無

也言兵素不練習

善曰賈逵

國語注曰素預也又曰肄習也

善曰賈逵

翹翹趙主請徒二十萬朝議惟疑

未逞斯願

良曰翹翹出羣貞趙工名倫請兵三萬往平氏羌朝議疑不遣故此願不逞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司馬倫字子尋咸

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栢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平齊

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恒翹翹而西顧賈逵國語注曰逞快也栢栢梁征高牙乃建翰曰栢

梁王彤為征西將軍以討氏賊牙大旗也建立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西討氏尚書曰昂哉夫子尚栢栢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

之旗蓋相望偏師作援音院其三銑曰以偏師為梁王援者旗蓋相望於路善曰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

獻子曰以偏師陷罪孰大虎視眈眈音止濟曰眈眈深視南威彼好時音止濟曰眈眈深視馬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

兵屯兵此地善曰干寶晉紀曰彤為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時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素甲日耀玄幕雲起

良曰素甲明光甲也玄幕軍幕也善曰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佳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辨問曰赫然而日曜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言

其繼之夏侯卿良曰夏侯駿從梁王後領兵西討氏羌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

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惟系今惟處別營基

其時音雉其四向曰時立也言營壘如碁之時立善曰王隱晉書曰解系

正字少連濟南人爲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吳興人朝廷以處忠烈

欲遣討之乃拜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吳蠡動必雄基時夫豈無謀戎士承平銑曰言豈無謀策

經練習故敗也善曰漢守有完郭戰無全兵翰曰完全郭城也

書師丹曰今累世承平守者且全其城戰

兵盡爲賊敗無全也善曰孫鋒交平忽奔孰免孟明向曰言鋒

卒奔北軍將誰免孟明之敗者孟明視秦將嘗爲晉所敗以爲喻也善曰扯

篤衆瑞頌曰猛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又曰子墨衰經敗秦師

于穀獲百里孟明視刑秦郊告敗上京其五濟曰檄軍書插羽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狄飛檄秦郊告敗上京於上以徵兵取其象鳥

飛之疾也告敗上京請兵救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

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

警輒露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周徇師令身膏

我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華臺賦曰聲肅恭乎上京周徇師令身膏

氏低介良曰屈身從物曰徇師令軍令也周處與賊戰不勝乃曰將有進無

云身膏氏介也膏潤也善曰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爲亂處仰天歎曰古

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

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

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

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

榮緒晉書曰人之云亡貞節克舉韓曰周處身雖亡貞固之節能揚舉於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盧播違命投界必朝土向曰界與也善曰孫盛晉陽

書曰盧播詐論功免為庶人徙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投界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其

銑曰言播為矯詐之法以受惡甘心徙之不以為苦詩曰誰謂荼苦其哀此

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濟曰哀憐此眾人無罪為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眾也高

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謫口磬磬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

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曰白骨不覆夫行妻寡父出子孤

俾我晉人善本作化為狄俘音乎其也良曰俾使也言使我晉人皆

念韓曰瘼病稔熟也言亂離為病既久日月已經一熟矣善曰言亂離之

道於此將散論其日月為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

自曰天子見諸
將敗乃拜觀為建
威將軍人合連佳
擊凶者也

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字左
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

天子是矜肝食是寢銑曰矜憐肝晚也天子憐衆人遭禍故晚寢肝

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主憂臣勞孰不祗懍力錦切善曰史記

杜預曰肝宴也肝石旦切辱主辱臣死周書曰君憂臣勞主
辱臣死孔安國尚書傳曰懍危也愧無獻納尸素以其

誰不苟懼愧無謀策獻納於君但尸祿素餐而已善曰兩都賦序曰朝夕獻
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餐者賈人但有貨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

殮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皇赫斯怒爰整精銳濟曰謂天子

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之卒將討之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也命彼上谷指曰

折善曰羊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
中與反諸將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曰指日遄征良同善注新

善本作奉成規精善本作威遐厲翰曰成規謂受天子策規也威稜

親字成規之畫資皆管之漢書武帝與李廣書曰威稜首陷中亭揚聲萬

愴平鄰國王逸楚詞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

計其兵固詭道先聲後實

外紀曰中亭地名孟觀首陷氏羌於此地且勿聲稱斬獲萬計此乃兵家譎詭之道

故先為聲援後當稱其實也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為建威將軍擊氏羌

于中亭天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羽獵賦曰仗鎔邪而羅者以萬計

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

聞之有司以萬為

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

善曰言

紂之不善我未之必

一濟曰孟觀其誅萬而有司以為一也

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之為一

善曰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

良曰人稱紂之不善者亦大甚我未必信之

而

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有司抑之太甚也

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

如是之

甚也

虛白

胡

南

德

彰

甲吉

其出

翰曰

晶明也

南德

甲吉

氏

羌帥

甚也

善曰

說文曰晶顯也蒼頡篇曰晶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南甲二羌號也德

占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羌之功此觀之過也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卑南勒姐種羌

反出塞外說文曰南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冲帝時羌南孤

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申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

雍

門不啓

陳汧

危

偏

善曰

漢書左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汧汧城也危偏賊所圍也

申息之北

觀

遂

虎

奮

感

恩

輸

力

門不啓

觀

遂

虎

奮

感

恩

輸

力

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身

當大敵力蓋一時左氏傳樂

盈日晉陪臣輸力於王室

重圍克解危城載邑

善本作色字向曰圍賊

城得載安也邑安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憚領二萬人以繼

之雍國解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日兮月兮阨重圍毛詩曰載色載笑毛萇

曰色溫

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其十一翰曰觀雖有虛稱之過至解陳洲

功謂重圍克解毛詩曰豈曰無衣黃

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

石公記序曰慮若源泉深不可測

萬亦孔之醜

銑曰言人情萬端何種不有此齊萬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

饒于何不有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

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紜亂自長楊賦曰紛紜沸渭毛詩曰日有食之亦孔

醜曰納其降曰梟

其首向曰觀稱納賊之降夏侯駿稱梟賊首曰

曰梟首漢書音義曰

疇真可掩孰為

善本作可久也孟觀功真不可

縣首於木上曰梟

善曰言誰為真事而可蔽掩誰行偽事而可久

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即可明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

音松叶韻朝曰徵驗蔽斷也言驗辭以斷觀駿之

善曰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

曰明徵其辭周禮曰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善曰其言

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空鄭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好爵自善本作麻尔眉顯戮

亦從銑曰麻繫也有功者繫以好爵虛妄者加以明戮善曰言賞罰之法

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迫有顯戮不見實林伏尸漢邦其十三善曰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實林奉使羌顯

岸降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調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梁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濟同善注周人

之詩寔是曰采薇微北難儉險仇允西患昆夷善曰毛詩存曰采薇遣戍役也末

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儉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儉狁今匈奴也晉灼曰

堯曰薰粥周曰儉狁秦曰匈奴舊說疏曰黃帝曰薰粥唐舜曰蠻夏躬曰鬼方

周曰匈奴秦曰胡良同善注以舌況今何足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

小患不足曜我國家威武但愍人之苦使我心傷悲善曰言古弱而患今

彊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不足曜威而為

詩者為愍斯民故言之也毛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

饑是因

銑曰荼毒苦也言秦人因師旅之苦而加饑饉善曰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論語子曰加之

師旅因之以饑饉

疫癘淫行荆棘成榛

仕巾反尚曰癘病淫久也言疫病久行人庶喪亡荆棘荒穢而成榛也

善曰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子

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絳陽之粟浮于渭濱

其十五濟曰絳陽絳縣也秦人饑運絳縣之粟於渭水以濟秦人

善曰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酈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天子視人

善本

如傷

良曰言天子視人如傷於己

善曰明明已

申

命羣司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凌于疆

命保守封疆無

以衆而行暴無以疆而凌人

善曰誠羣司言無以衆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

惴惴

寡弱如熙春陽

其十六銑曰惴惴懼也熙猶煦也言危懼寡弱之人被天子之惠如草木之煦於春陽

善曰謂關中

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見上句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農本草曰春爲陽

民曰明之天子
金同不邑

陽溫生萬物喘
喘或煦噓也

公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濟曰公讌詩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此讌在鄴宮與兄丕讌飲善曰贈荅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

在前

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良曰時武帝在故稱丕為公子善曰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

清

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善曰

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鱗魚躍

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翰曰

也魚鳥自喻也清波高枝喻公子也謂得躍於公子側也飈疾風也言其疾如神以接丹轂謂朱飾也善曰朱華芙蓉也毛萸詩傳曰冒猶覆也解嘲曰客徒欲

朱丹飄飄放志音字秋長若斯善曰古詩曰蕩滌放情志戰國
吾轂陳曰犀首為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

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歲華向曰夏曰昊天豐澤時雨也卉草木揔名歲華初生之兒

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揔名也楚辭曰上歲蕤以防露王逸注曰威蕤草木初生兒涼風徹蒸暑清雲却

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音衰良曰徹去也蒸熱氣也君

國論語注曰徹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為炎暉也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止林賦曰華棖璧璫

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壘濟曰嘉美也肉叶骨曰肴充滿也

善曰毛詩曰嘉肴脾臠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管絃發徽音曲度

清且悲翰曰微美愬告也善曰孔合坐同所樂但愬音素善

安國尚書傳曰微美也

本愬與

銑曰不翅猶過多
言見眷遇多少
分不致連連

國語采公謀之曰
奕世載德

訴同孟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翰曰詩人語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善同翰注

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善曰漢書曰甲蚡卒飲極驩而去含情謂含其驩情而不暢之也古樂府歌曰今日

尚不樂當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善曰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

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翅外歧切論語摘衷聖承進識曰徐衍守分身亡銑同善注古人有遺

言君子福所綏向曰古人言謂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言君子履福以安人善曰左氏傳正常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魯

季桓願我賢貝主人與天享魏魏濟曰主人謂曹公也言與天同享其高善曰主人謂太祖也論語

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也言能符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周公輔佐之業奕遠也言遠代不可追及善曰史記曰周公且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譙

公譙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良曰魏志云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魏太子文學著詩賦數十篇此宴與王粲同於鄴官作也善同良注

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翺翔翰

言盡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游戲也善曰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

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路蘇武詩曰懽樂殊

未央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

款誠毛詩曰何上乎翺翔

夫車居善本作車

飛素華從者盈路傍善曰

古詩

曰日出東南行

觀者滿道旁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

波為魚防銑曰珍木謂珍異之木石渠觀名講論之處流水環之防猶堰

也言為堰以防魚逸善曰新語曰梗梓豫章立則為衆木之

珍風俗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周禮曰以防

止水鄭玄曰堰瀦畜流水之陂防瀦旁隄也

芙蓉散其華胡菖徒

感

溢金塘濟曰芙蓉蓮也菖菖花也溢滿也金塘金堤也善

曰毛萇詩傳曰菖菖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靈鳥宿水衣仁獸游飛梁

良曰靈鳥鳳也水衣水畔也仁獸麟也飛梁橋也善曰

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兮水裔思玄賦曰且螭龍

之飛

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年善本作未始聞歌之

平字

安能詳良曰華館寄然波謂在水中豁然猶通達投翰長歎息綺

而達風涼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麗不可忘

善曰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

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翰曰魏志云應璉汝南人也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文帝為五官中郎將璉為文學善同翰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問子游何鄉

戢翼正徘徊言我塞

善本作寒字

門來將就衡陽棲

銑曰戢斂也寒

門北極山名衡陽衡山之南也場自喻卑微不蒙恩澤

善曰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

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

蒙霜雪毛羽日摧頽

向曰傷命外也善曰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東觀漢記曰世祖蒙犯霜雪

古臨高臺辭曰我欲負之毛衣摧頽

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隨

善本作慎字

沙石何能冲自諧

濟曰隕落也恐身落沈泥不能振羽翼也簡珠喻羣小也言不見用與羣小相隨也言如此何能中

塗自與君子諧和善曰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簡珪產於垢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也

欲因雲雨會

濯翼異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

良曰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陵

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無伸眉之地

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隲上疏曰披雲雨之渥澤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

梯猶階也漢書曰左馮翊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

善曰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也

和顏既以暢乃止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

子非所宜

翰曰細微場自謂也言見存慰非小子所當敢宜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鬼谷子曰以識細微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

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

為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

不醉無歸已見上文

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銑曰相戒敬職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善曰毛詩曰凡

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慈

懷太子遙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揚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為太子洗馬應令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迭紹洪太運錄也謂大聖受天錄大聖天也善曰

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錄運也

自昔

折中王先天而順

翰曰自昔哲王謂堯禹述相禪代言皆先天而行事天不違而順從善曰尚書曰在昔躬先哲王周易曰大

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羣辟崇替降及近古

銑曰崇終替廢也言前代衆君有終

替廢下及近古亦如之善曰國語藍尹壺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黃暉既渝

素靈承祐

音戶南曰渝變也謂魏變而晉承祐善曰魏為土德曰黃晉為金行曰素于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文

曰推衍說石圖曰金者壽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趙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

魏土德故有黃暉晉金德故有素靈

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為白故曰素靈也爾雅曰渝變也又曰祐

福也乃眷斯顧祚之宅土濟曰天顧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曰

衆仙曰胙之士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良曰三后宣景文也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其業

善曰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協風傍駭天畧

晉曰自右搜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緒仰澄翰曰協和駭散也言和風傍散畧曰也仰澄謂無薄蝕也善曰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說文曰畧曰景也

澄謂不薄食淳曜六合皇慶攸興銖曰晉之先有黎者為高辛氏火官有淳美光曜之德於六合故得星慶所興善

曰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自彼河汾奄齊七政

其曜敷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向曰河汾亦名晉所封境也言從彼河汾奄有天下以齊七政也善曰晉在

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西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翼昊天對揚成命晉盛文

異政也化代厚其聖能勗輔上天對明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善曰周禮栗氏量銘曰特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尚書曰君世篤忠

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九區克咸謳謠作謠

歌以詠

良曰咸和也言九州能和謳歌以詠我王之德善曰劉駟縣郡太守歲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虞曰夏擊鳴球以詠祖考來格

皇上纂隆經教弘道

翰曰皇上惠帝也繼武皇盛德以經教天之大道也纂繼弘大也善曰爾雅曰纂繼也

經猶理也論語曰人能弘道

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

銑曰工官載則考成也言化豐而官成向曰釐理績功造成也荒猶法也言俯理衆功仰法天之大成善曰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尚書曰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儀刑祖宗安綏天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

保

濟曰儀則刑法綏安保位也言法祖宗於是以安天位善曰毛詩曰儀形文王又曰天保定爾

篤生我后克明

克秀

良曰我后謂太子也能有明秀之德機為親臣機為洗馬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

體輝重

光承規景數

翰曰言體輝光之德承明聖之嗣故曰重光景大也數歷數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善曰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

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茂德淵冲天姿玉裕

銑曰冲深裕容

後和曰小臣正碑

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六然之姿容如玉矣 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為太字書曰冲虛也桓子新論

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 善曰左氏傳子產

劭漢宮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

也小臣機自謂也邈彼荒遐言從吳來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

曰諺云最爾小國小臣已見上文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 善曰左氏傳子產

檐平振纓承華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

洗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擔杜預左氏傳注 匪願伊始惟命之

曰振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宫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嘉 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大將軍宴會曾被命作詩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纂位穎與齊王同 誅之進位大將軍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陸士龍 善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為吳

將軍謂成 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後與機同被誅也大

都王穎也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

向曰皇皇美也祜福也誕大隆大也美帝之福能大盛天命也善曰毛詩曰皇皇后帝

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也

四祖正家夫祿安

善本作定

濟曰四祖宣景文武帝也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祿長安定也善曰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祿永終保定即天保定爾

已見

教

善本作

哲惟晉世有明聖

良曰教哲智也言晉代代有聖主善曰尚書曰明作哲教作

上文

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一翰曰聖德如日月之明則萬景之表正善曰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

之照臨傳玄歌詩曰日中萬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

魏明聖道隆自天

銑曰言明聖之道德天然

也

善曰魏魏已見上文禮記子思曰道

則明分爽觀象洞玄凌

善本

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作風協極

善本作

絕輝照淵

向曰則法爽明也象玄象也洞通也言法天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以通之風散上

升合於宸極光曜絕遠下照深淵

善曰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

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經鉤命史曰皇德協極

肅雍

論語子曰山觀之
手惟天為大惟
老則

往播福祿來臻

通曰齊曰言和睦之道往布於人故天地福祿來至善曰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毛詩曰

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

在晉

善本

女奴臣稱

亂止

微

善曰女奴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

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諭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天帝室也良同善注

神風潛駭有赫

茲威

翰曰神風神兵也謂齊國河間王顥舉兵十萬四面攻倫迎惠帝反正故言有赫此威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靈旗

樹旆如電斯揮

銑曰言旗旆如電之揮霍也善曰甘泉賦曰樹靈旗旗楚辭曰靈旗兮電驚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至

天之屈于河之沂

向曰屈極也致天子之極于河之沂沂岸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驪為前鋒倫遣孫會等前

驅未及溫卜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

有命

師毛詩曰致天之屈毛萇曰屈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

再集皇輿凱歸

其甚濟曰言天子之命載集於惠帝凱謂凱樂而歸洛陽善曰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既敗倫於溫帝復還故

曰再集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頽綱既振品物咸秩神

道見素遺華反質

良曰振整也言頽落綱紀既整品物皆有次序遺其浮華體神道為質素善曰說文曰振舉也

目語曰虞夏幕已
豎橫凡歲生
者已

周易曰品物咸亨又曰聖人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辰畧
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采章質謂淳樸也遺棄也

重光協風應律和風應於律呂善曰漢書倪寬云宣重光張晏曰重

光謂日月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至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音蜜其四鏡曰函夏華

靜善曰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爾雅曰謐靜也

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向曰王謂成都王也言上下通泰王於華堂用

崇宴禮以會賓客善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敷周易曰嘉會足

以合禮玄暉峻朗翠雲崇靄善本見卉善本振纓藻服善本

善本作垂帶其五濟曰玄天暉日峻高朗明也冕纓藻服皆卿大夫法服

服藻善曰玄天色也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藻

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良曰祁祁衆貞僚官也雍雍和悅皇言衆官有來者皆和悅也

善曰祁祁已見上文薄言載考承顏下風翰曰薄言雲謙也載則考成也謂薄德為

詩曰米穀不祁

言則成此詩承王之顏色於下風也 善曰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 俯覲

嘉客仰瞻玉容

銑曰嘉客賓客也主容謂容如玉也俯仰隨尊卑之善曰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曹植罷朝表

曰觀玉容而慶薦奉歡宴而慈潤

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

崇其六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

禮豐不足以効愛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

善本有園字

集詩一首

四言善曰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

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

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濟曰文宣志云應禎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為撫軍將軍以禎為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

庶子華林園名當晉武帝與羣臣射於此園賦詩觀志 善同濟注

悠悠太上天

善本作之

之厥初

良曰言太上生人之始一善曰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天太古也老子曰太

二下知有之推爾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

皇極肇建彝倫攸叙

翰曰皇大

倫理也言大中之道始立常理從是所布也

善曰尚

五德更運膺月錄

受符

濟曰五德謂金木水火土也更遞也言五德之君遞相應運以受符錄善曰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

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錄次相代春秋漢舍華曰天子受符以平日立號

陶唐既謝天歷在

虞

其曰濟曰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去也

善曰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有堯城堯嘗君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

之歷數也已見於

是

善本作

上帝乃顧惟眷光我先

善本作

應期納禪

去聲良曰言上天眷我冒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

此惟與宅魏禪晉已見魏都賦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

位以龍飛

文以虎變

翰曰龍飛喻天子起升位也言天子既即位文章蔚然如虎豹之變也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

論語堯曰吾將率
天之爵教在尔躬

也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銑曰玄天也天澤滂沛而流仁惠之風潛動也扇動也善曰玄澤聖恩也曹子建

責躬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

興曰句曰區宇之內方隅之外皆宅心飲化回面向

風也方隅東夷狄之國也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劇秦美新曰回面內嚮喁喁然

天垂其象地曜

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

濟曰天象日月星也地文嶽瀆也山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瑞雲

也言日月嶽瀆含垂光潤也龍鳳皆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梧

善曰周易

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包

曰天質地文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

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

光嘉禾重穎實其莢載芬

良曰穎禾穗也莢莢瑞草也載則芬盛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

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甲休子曰堯為天子實莢生於庭為帝成歷

率土咸序人胥悅欣

其曰翰曰咸皆胥相也善曰胥

恢恢

苦皇度穆穆聖容言

相也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銑曰恢恢大也穆穆美也言天

子大量度美容貌而有恭順聰明之德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禮
記曰天子穆穆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嚴恪也
明必精審聰必微諦也論語曰君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四向曰庸
子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 善曰尚書帝曰若時登庸文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其恭惟何昧曰丕顯無

理不經無義我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

規易簡 濟曰丕大也言我君恭勤夙夜未明而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
太素也謂游情太素之道同法於簡易也 善曰左氏傳譏鼎之

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衆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
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爲人所憎故云去其辯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
聖也老子曰處其實而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嵇康書曰游心
於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其五良曰

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 善曰尚書曰尚澤靡非不被化罔不加聲
府水火土木金穀也九有九州也 善曰尚澤靡非不被化罔不加聲
書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

教南暨西漸 流沙 入也流沙遠國名 善曰尚書曰東漸于海西

披于流沙朔南既聲

幽人肄

音異善本

嶮遠國志遐

銳曰肄習遐遠也言幽隱者習

教孔安國曰漸入也

嶮而來遠國皆忘其路遠而至

越常

善本作

重譯

充我皇家

其六向曰越常國名重譯謂傳揚其言宣之於天子充滿也

言貢聘滿我國家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

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

我我

列辟赫赫虎臣

濟曰列辟諸侯也虎目言猛也我我赫赫衆盛也善曰毛詩曰奉璋戕戕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

目內和五品外威四賓

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諸侯

善曰尚書帝

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

脩時貢職入覲天人

翰曰脩因覲見也言

乃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

善曰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

備言錫命

其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蓋朱輪

其七翰曰諸侯來朝天子皆周備與言而賜其命

貽宴

書本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揚曄書曰乘朱輪者十人

好會音好不常音不厥數音數神心音神所授音授不言而喻音喻

善本作受

不言而喻

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

遺其宴會者不常其數但聖心所與者不言而自曉善曰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

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善本作射食弓矢

斯御銑曰肆放也御猶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天發彼五的有酒

斯飲其八良曰五的射的也飲飽宴也善曰毛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在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猷未墜翰曰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

地善曰論語子貢曰文在昔先王躬善本作射御茲器示武懼

荒過亦為失音試協韻善曰周易曰弓矢者器也用之過亦為失也凡厥羣后無懈于

位銑曰茲器射禮也荒廢也言其先王崇射以示武崇禮以懼廢過耽之

者亦失矣戒懼羣后無為此懈怠於位其九善曰毛詩曰匪懈于位

民之攸墜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

善本有集字

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向曰宋書七志云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為文章豫章太守劉裕為宋公時九月九日出

游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靜辭位歸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其美焉善同向注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濟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百工之功善

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乃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立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

繁林收揚絲

善本作陽彩字

密苑解華葉取巢幕無留蠶

渚有歸

善本作來字

鴻

良曰遵依也宿于咸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蠶之巢于

善曰左氏傳曰吳王子札聘于上國

幕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賓

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

翰曰霞在日上故曰冠也商風疾而高故云薄清穹穹天也善曰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

西風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天也

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

銑曰嘉節謂九月九日宋

至也行宮謂馬臺 善曰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 四筵霑芳

醴中堂起絲桐 南曰四筵四坐也絲桐琴也 善曰儀禮曰旨酒令芳西

曰夫理國家而弥人倫皆在其中 扶光迫西汜 似歡餘宴有窮 濟

扶光日也迫薄也西汜日入處也言日沒歡宴將極 善曰 逝矣將歸客

養素克有終 良曰逝往也歸客孔令也言能養淳素以終事 善曰歸

參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 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終吉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轉也 善曰言己牽於持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待宴暫

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

詩曰朝觀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歡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

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游應詔詩一首 王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

銑曰沈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

誅樂游苑名應宋

文帝詔善注同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陽

善本作梁字

協孔性黃屋非

堯心

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朝廷也虛寂謂空靜之士川岑山溪也山

而心不在黃屋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

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本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

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堯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軒駕時

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

來善本作肅文囿降昭

善本作照字

臨濟曰軒駕言時游此以就清肅之人文

之也。善曰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太隗

方明為御畱甯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靈

流雲起行葦晉晨風引鑾

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天昭臨下土

音原薄信平蔚

紆

亭澗備田深

良曰草木叢生曰薄蔚繁茂也備盡會高也言臺間盡高深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

曰草木交曰薄處山上嶇區欽音欽翰曰遵依也嶇嶇不平兒善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

遵渚已見上文尚書曰隨山瞻善本作瞻睇字目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

雖已積年力互頽侵銑曰積久也言目覽既極游情自遠也聞道謂聞人

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莊子南郭

子綦問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偶音禹陸機應嘉

賦曰悲來日之苦探已謝丹腹鳥郭切善感事懷長林向曰丹腹喻

短恨頽年之方促本作黻字九日從宋公戲馬臺佳客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肥皎皎寒潭絜

濟曰腓病也風霜慘慄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己老患也 善曰列子曰禽獸

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

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 良曰良辰謂

非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 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

聖心謂感天子之心也雲旗畫雲飾旗也興起也 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

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 鳴

葭戾朱宮蘭卮 之 獻時哲 翰曰葭笛也天子行鳴笛引路也戾至

也時哲謂孔令也 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彤彤

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卮鄉飲酒

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 餞宴光有孚和樂信 善本作所缺 銑曰光

詩箋曰主人酌賓為獻 餞宴光有孚和樂信 善本作所缺 明乎信

也言餞宴之理明朝廷有信也和樂之義信有所終缺終也 善曰薛君韓詩

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毛詩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 向曰在察宥寬也言察寬則天下之理也

性而悅也 善曰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

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 歸客遂海隅 善本脫冠謝朝列

氣不同也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 歸客遂海隅 從山 脫冠謝朝列

曹植志記
記曰指用
迷逝

弭棹薄枉渚拍景待樂關

音姑公濟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脫冠謝中書令薄止枉曲也言指

日影以待有司奏微膳之樂終也

善曰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

主凡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

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拍景指日也

河流有急瀾浮駘無

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

豈伊川途念宿

緩轍

善曰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駘無緩轍而

豈伊川途念宿

心愧將別

良曰伊惟也言我豈獨惟此別路之念而已言宿心之事自此將

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稽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

彼美丘園道嗔焉

傷薄劣

翰曰美孔令得歸丘園之道歎傷已之薄劣不如也善曰毛詩

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主肅曰失任無應

隱處丘園閑居賦

應詔燕曲水作詩一首

四言善曰水經注曰舊樂遊苑

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宋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

義季有詔
會者賦詩

顏延年

銑曰曲水謂
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向曰形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公未為天子時也彰明謂延晉之亂以明宋之理善曰

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主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溫則涼故象者形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

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濟曰帝

三皇言可與齊衡共貫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稭功務法宋均曰迹行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

楊賦曰逮至孝文隨風乘流

惟王創物永錫洪業

謂創造萬物也洪業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

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言天賜大筭使長久也

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謂年數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

世拓業光列聖

也

銑曰祚福也言福德豐盛代生哲智德業光於往列之聖善曰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拓王魏都賦曰列

聖之遺塵**太上正位天臨海鏡**也向曰太上謂文帝也言臨人如天鏡之照海

於太上如溥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潘耒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制以

化裁樹之形性濟曰言法制以風化裁形性以寬和樹也善曰周易曰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興曰良曰萌生謂萬物也言恩惠浸養萬物著信及魚鳥也翔

泳謂魚鳥也善曰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魚鳥也易曰**崇虛非**

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是靈所賜翰曰豈惟人和而已實上天神靈所賜其福也賜也善曰

言崇尚虛假諒非有徵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演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信化之所感豈止人和乎實

亦受天貺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日完其朔月不掩望**向

福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也**航琛越水輦書賁**慈踰

也善曰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璋**典曰濟曰航舟也輦車也言諸方貢獻琛賁或浮水或踰山而來至矣

璋善曰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書賁

雅曰上正嶂也

郭璞曰山上平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

良曰帝體謂太子也言帝之體

匹辰極以為副貳也

善曰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

子助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

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

旦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典引曰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箴曰尊

以弘道固

君彼東朝金昭玉粹

音遂翰曰東朝太子朝也言太子德

以貳已

如金玉之明美也昭明粹美也善

曰東朝東宮也潘岳贈陸機詩曰繾綣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曰

德有潤身

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昧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粹純也

禮不愆器

銑曰言富德業以潤其身制度文章不愆失禮樂之器善曰

成子木中淵映芳猷蘭秘

其四向曰柔和也言中心和明如淵之映也

易曰其用柔中陸機宣猷堂詩曰茂

昔在文韶

善本

今惟武穆

濟曰言以

德淵冲字書曰祕者謂蘭芳之幽密

昔在文韶

高祖比文

王文帝比武王韶穆謂繼次也

善曰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

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左氏傳富辰曰畢原豐郇文之昭

也杜預曰皆文王子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

議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迭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

為於鳥赫王宰方里居叔

良曰於赫美也王宰謂宋彭城王義也言方於

比之周里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毛詩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

有睟遠敷

爰履稟牧

翰曰睟溫潤也言有溫潤明德履於蕃服以定牧守善曰謂

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稟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

尚書曰奠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寧極和鈞屏領京維服

興田銑曰寧安極理也和鈞謂斤兩斛斗也謂

安理其斤兩斛斗為京室之蕃屏維持五服之諸侯也善曰和鈞謂王宰也

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開石和鈞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均

萬民又曰凡邦出匪鬼雙交月氣參

國大小相維月變男變向曰肚魄日月也雙交謂日

相參而變也善曰肚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肚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

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肚明也月三日明生

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開

榮灑澤舒虹燦電

濟曰開榮開發萬物之榮灑其渥澤也燦光也言德

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開

華君鍾鼓章
日送行飲四錢

孟子曰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助

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曰時雨將降化除無間皇情爰眷良曰際至也言風化之微入於

又曰虹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無間也皇情謂天子之情也爰眷謂眷下人也善曰言既太平伊思鍋故眷斯嘉節解朝曰織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曰曰間隙也

飲母惟洛宴其云翰曰惟亦思也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毛詩曰王

上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郊餞有疆善本作君舉有禮銑曰郊餞謂

謂作壇以祭也君之舉措必依於禮善幙帷蘭甸畫流高陞向曰

曰餞已見上文左氏傳曹劇曰君舉必書幙帷蘭甸畫流高陞蘭甸謂野田有蘭者蓋以其香喻德馨也言張帷幙於蘭甸畫地通水於高陞之

側也陞階也善曰廣雅曰幙帳也蘭甸蘭生于甸猶蘭皋也畫流分流也分

庭薦樂析波浮醴濟曰分庭謂東西廂俱作樂也析波謂分水以流

豫同夏諺事兼出濟子禮其也良曰夏諺云吾王不游吾何以

於古善仰閱豐施降惟微物翰曰閱視也言我仰視天子豐厚之施

同良注三妨儲隸五塵朝黻音弗翰曰三妨儲隸謂三任東官

微物自謂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

賢人之路塵汗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郎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悛七滯瑕難拂其以銑也謂王道泰而已命屯也王恩充滿而已報猶屈也有過悔之事可自改積滯之瑕難可除拂 善曰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邇如周易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也廣雅曰瑕穢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同

皇太子釋奠會作一首

四言善曰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劬釋奠于

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

濟曰師位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教授也 善曰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
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
稟道毓德講藝立

言良曰稟授道藝以養德立言也毓養也善曰主祭贈文叔良詩曰溫溫恭人
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

子曰其浚明爽曙達義茲昏濟曰浚太爽差也言大明自暗而生且不
次立言

善曰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
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歲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

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桓子
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永瞻先覺顧

惟後昆其一銑曰永長也言長瞻先覺之人義有乖舛者顧思後昆以正之
也昆猶主也善曰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

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大人長物繼天接聖向曰大人

長物謂長育萬物也繼天接天子之聖緒也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
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犧繼天而王

為百王時屯必亨運蒙則正濟曰言遭時屯蒙必能正也亨通也
先育善曰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

始交是以屯也屯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
也周易曰蒙身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偃閑武術闡揚文令

到身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

曰宅心如訓
學用曰常以居
心也

良曰術道也言偃武道開舉文學之政令 善曰尚書曰王來自商 庶士傾風

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曾達國語注曰偃息也

萬流仰鏡 其三翰曰言衆士萬人皆傾慕其風仰之以爲鑒鏡 善曰尚書

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雜書曰 虞庠飾館睿圖炳 音 睟 音遂銑曰虞

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 上庠令飾館以象之睿聖也聖圖畫孔子圖象於其中炳然溫潤睟溫潤兒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睿圖孔聖之圖畫也炳丹青色也睟已見上

文 深 善本作 仁 憬 九集抱智磨 俱隕切善 至 向曰憬遠磨羣也言

遠而羣至 善曰懷抱謂苞韞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

而行抱義而契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九永切左氏傳焉啓疆謂楚

子曰求諸侯而麇至杜 踵門陳書躡屨 濟曰踵至屨屨也言至

預曰麇羣也丘殞切 獻器 門陳政理之書躡履獻 其禮器 善曰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

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卿躡躡履登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主脩學好古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與 澡身玄淵宅心道 秘 其田良曰玄淵道秘皆道德

獻王來朝獻樂器也 澡身玄淵宅心道 秘 深遠之處言沐浴居心於此

善曰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妍蚩曰窮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 翰

聖人之秘奧則六義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 翰

周儲謂文王為太子時言恭孝事上一日三朝也韋言述也言述光前史善曰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深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

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疏廣

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思皇世哲體元作嗣銑曰皇美也世哲謂太子

國尚書傳曰聿述也思皇世哲體元作嗣也元大也謂體居大而為

嗣繼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資此夙和降從繼

制繼天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資此夙和降從繼

善本作志向曰夙早降下也言太子資於儒學早知之人下從伏膺以學經典

經字為之志也善曰資猶藉也毛詩曰誰夙知而暮成禮記曰一

年視離過彼前文矩周規值其四密曰過遠也前文謂古文也值

經辨志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正殿虛筵司分簡曰正殿

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善曰尚書大傳曰聖人正殿虛筵司分簡曰

太子正殿虛席以待賢也司分主曆之官也簡曰謂擇吉日也筵席也善

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嵬以造天虛筵以待賢也左氏傳鄭子曰玄鳥

氏司分者也爾尚席函丈承疑奉帙容也席客一丈分地使

推曰簡擇也尚席函丈承疑奉帙容也席客一丈分地使

得指揮也疑輔弼之官帙書帙也善曰漢書音義賈勳曰舊有五尚有尚席禮

記曰席間函丈鄭玄曰函容也丞疑疑丞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侍言稱辭惇敏史秉筆

銑曰侍言稱辭傳太子言語之官也惇史直辭之官也秉執也善曰馮衍德誥曰

仲尼言語不習則予責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博史國語士出謂襄子曰臣秉筆事君

妙識幾乎音王載有述

句曰言侍從之官皆妙識幾微之音載則也言帝王法則有所述作善曰周

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子曰使談者有述焉

為之肆

異善本

議芳訊

信

大教克明

濟曰肆習訊問也言習議者以

奈何矣

作肆字

議芳訊

信

大教克明

芳美之道相問故大道能明

善曰演連珠曰肆議芳訊非庸聽所善孔安

苟躬祀典告奠聖靈禮

國尚書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

屬觀盥樂薦歌笙

良曰言其恭敬行祀典奠酌先聖之神靈也觀盥謂禮之盛也盥謂貯水器所以淨洗手也薦進也

歌笙雅樂也

善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

奠于先聖先師周易曰觀與而不薦主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

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禮

昭事是肅俎實非馨

興山翰曰昭事

曰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也

神祇崇肅敬之

德也俎謂祭器也實謂祭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蓋德為馨

獻終龍告

也善曰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成王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即宮廣譙堂設象筵庭宿金縣

如字協韻善本作懸字銑曰龍重即就也言獻禮既重得其吉

祥還就於宮以廣讌樂也象筵以象牙為席也金縣謂鍾鼓之樂也宿謂夜列於庭善曰獻終祭畢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孔

惺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劉棻爪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挑笙象簾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鍾然鍾則金也台保兼徽皇

戚比彦向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保也皇戚皇之親戚也徽美也比彦謂比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為彦善曰春秋漢含章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能與台同保

也爾雅曰美士為彦有乾酒澄端服整弁其也濟曰有乾酒澄祭也爾雅曰美士為彦善曰春秋漢含章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能與台同保

常服也善曰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收食杜預左氏傳曰肴乾而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亦官視命九

賓相儀銑曰九賓謂九卿也言視王命助行禮儀善曰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漢書

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纓笏市序巾卷充街也言垂纓笏也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纓笏市序巾卷充街也言垂纓笏

纓者市於庠序滿於街衢善曰纓笏垂纓秉笏也皆朝臣之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巾巾箱也所以盛書莊都善本

莊雲動野植音風馳銑曰莊植皆道也言觀禮之人於道路有如雲動風馳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

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植薛君曰中植植中倫周伍漢超哉邈猗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

於宜其以 向曰倫比伍參也言比周漢之德超然遠美 善曰鄭玄禮記注
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倚莫參其二

暉在天容光必照濟曰清暉日也 善曰清暉喻日喻帝也孟物任善

作性 其情理宣其奧良曰言萬物各任其情明理以宣深奧之義

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又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
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

其性偽情矯志不入於心老子曰 妄先國由月側聞邦教翰曰胄長也

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奧藏也

子延年時為國子博士故譙云妄居國胄之先而側聞國之教義也 善曰沈

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賈

誼斥屈原曰側聞先生 徒愧微真終謝智效銑曰自愧微賤而暗昧

尚書曰司徒掌邦教

此無智而效故云謝也 善曰微真微賤而闇

冥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効一官

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五言 善曰劉

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

徐州刺史設霜六切

善曰梁史曰年逾字有
辟傳則從之矣高祖
中郎在子集題曰

年布範

向曰梁典云年達字希範吳興人時為中郎武

詰丘旦閭闔開馳道聞鳳吹

去齊曰閭闔天門也鳳吹笙也笙

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曉闕於閭闔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閭闔
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簫聽
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輕莢啼承王楚車細草藉

龍騎

良曰莢草之初生藉猶鋪也言鋪此莢草輦從上行善曰毛詩曰自

薦也周禮曰馬

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

本作漬巢空初

鳥飛行杏

亂新魚戲

翰曰言風雖緩山尚為聲也行水草

寔惟北

門重匪親孰為寄

銑曰徐州梁之北門孰誰也言非親王誰者可寄

燕人祭北門裴駘曰齊之北門也

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參差別念舉肅穆因波被

別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和穆也言天子恩波和睦而被及
善曰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

小臣信多

奉投生豈酬義

濟曰小臣遲自謂也言雖投捨此命不足答其義也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

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

良曰梁典云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丹徒尹僧珍為左衛

將軍北伐魏故命作詩餞也善同良注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而克之此非樂戰但切君臨之重懼百姓不安

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在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我皇秉至德志已用堯心

翰曰我皇則梁

武帝也執至聖之德忘其身用帝堯之心以安人也善曰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

用心也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

銑曰愍憐也憐此區宇之內萬物失所也言苦魏得掠善曰言失

漸日三屬甲心
選杖心百金言
立百金以招士心

常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大和推土轂二嶠道善本作揚旆九

河陰向曰古之遣將天子親推車轂送之二嶠山名旆旗也水南曰陰善

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九河既道穀梁傳曰水南曰陰超乘盡三屬選

士皆百金善曰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國語注曰超

髀揮一距繳一凡三屬也顧野主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也匈奴

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也濟同善注

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良曰細柳漢將周亞夫屯營也言兵車出

也取象於漢家上林苑也善曰尚書曰武王式車三百命師誅後服

兩漢書曰匈奴大入邊遣內史周亞夫軍細柳餞已見上文

授律緩前禽翰曰言後者執誅前降者緩捨也善曰公羊傳曰何喜

驅失前禽也函輶還方解帶武稍披襟銑曰函函谷關也輶輶輶

為中國之襟帶言今披解而出也善曰解帶披襟言將隣附也漢書音義

劭曰嵩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

函

函

谷險要衿帶咽喉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音尋向曰洛陽魏所都也芒山伊水名也故云伐罪弔人於此

弔問也問人勞苦也善曰尚書曰奉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曰也芒洛陽北

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脩亘暨于東垣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

其民伊水名也許慎將陪生成禮待此未抽簪濟曰言堯平四方必

淮南子注曰潯涯也將陪生成禮待此未抽簪將燔柴以告武成約

自云將陪侍此禮故未解簪纓而歸善曰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謂武王

誅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

縱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

祖餞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五言

曹子建良曰送應璩兄弟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中室盡燒林火音煩

翰曰洛陽山洛之南山也漢遭董卓燒宮室善曰北芒已見上垣牆皆頓

文說文曰叔無人聲也獻帝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

三

垣牆皆頓

三

三

擬音荆棘上參天不長舊老日老但觀新少年俱定不善本

行徑荒疇不復田銳曰頓擬崩倒也不見耆老言昔遭亂見殺善曰漢書曰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孟子曰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賈逵曰二井為疇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千里無久煙念我平生善本居氣結不能言濟曰言思念平生游居之處所盡成

丘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

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良曰屢數也言清平之時嘉會之賞不可數得而常有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策

名清時又詩曰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翰曰無終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消也善曰莊子曰天與

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願得展熾婉我友之朔方銳曰熾婉歡樂也言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願得展熾婉我友之朔方我願得舒此舊樂也

我友謂應璩也朔北也善曰毛詩曰熾親暱女乙切善並集送置酒此河

婉之求又曰我友歆矣又曰城彼朔方

親暱本作昵字

並集送置酒此河

陽中饋宜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

腸向曰暱近也中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苦深今為離別豈不各愧於中

善曰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沛宮周易曰在中饋王弼

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言恩愛

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

曰病愧謂山川阻且遠別促會由長願為比翼鳥施翻起

罪苦也

高翔濟曰北方有比翼鳥今我願為此鳥施翼於身與之高飛 善曰毛

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為雙鳴鳥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五言

孫子荆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仕晉為馮翊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將軍俊下官屬住者送至陟

陽候故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候亭也善同向注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傾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零雨其濛

城遠追送餞我二里道

善曰似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

翰曰三命謂一壽中壽下壽言皆言

嗟我此身安可長保

善曰養生經黃帝

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七十下壽八十

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篇

曰咄咄也說文曰率驚也咄丁忽切啐

莫大於殤子彭聃貪猶為夭

倉潰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

銑曰七歲已下亡曰下殤彭祖老聃皆壽者若達自然之分者殤者亦足為壽

違理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為夭

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夫而太山猶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

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

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

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

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

是以螻蛄下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

躬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

為周守藏吏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吉凶如糾纏墨憂喜相紛擾

善本作繞字濟曰糾纏索也吉凶相繞如紫兩股纏也紛擾猶互起也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按糾兩股索纏三

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服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散相攻

同域神女賦曰紛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濟曰言以天地為鑪

紛擾擾未知何意陶鑪萬物故宜齊同

何有大小 善曰言天地為鑪陶冶萬物居其間一何
微小言不足自愛也服鳥賦曰天地為鑪萬物為銅 達人垂大觀誠曰
苦不早 翰曰達人不能賤物貴我通為一觀我覺此道苦其不早 善曰且謂
以經慮也鵲冠子曰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
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 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
察其心臨金之以蒼君昊天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向曰誰能
之心言當取鑒於天濟曰偕俱也言齊死生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善
曰楚辭曰惆悵兮秋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說文曰契夫
約也毛詩曰 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
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

東南流經
石崇故居

潘安仁

向曰時崇出為城陽
太守潘安仁送之

王生和鼎實石

在海畔故云石海涯沂八名也 善曰

卷之三

三

三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八年代大將軍出為使持節監秦州諸軍事有別

盧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正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

中賦詩以叙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

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乂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

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

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音眉向曰國外曰畿晉都洛陽故云晉京湄

遲遲中心有違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迴谿然曲阻峻阪路威夷濟

難任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迴谿然曲阻峻阪路威夷

紫繞也曲阻曲山也峻高也威夷長兒善曰七發曰綠池泛淡淡青柳

依絕區方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綠池泛淡淡青柳

何依依溫泉龍鱗澗激波連珠揮良曰金谷之水寔為文如龍

善曰東京賦淶水澹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

貌爾雅曰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酈元水經注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公

街音牙洞簫賦曰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桺卑靈囿發系石

揚素波而揮連珠

善本作榴茂林列芳利木翰曰皆果木名囿園也言靈美也

若字林賦曰沙棠櫟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桺

沙棠樹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山林有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池

醴洙朱顏但想杯行遲銑曰坻岸想告也玄醴黑黍酒也善曰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

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揚桴撫靈鼓簫管清

且悲向曰揚舉也桴打鼓杖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而悲善曰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公讌詩曰管弦發徵音度曲清且

悲春榮誰不耀善本作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

同所歸濟曰春草俱耀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

爾同歸於終也善曰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周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瀝解帶投分記

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易曰殊塗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

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亦復爾邪潘曰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識王隱臨別書岳心守懷赤時吏給岳以秀不以

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一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諸

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

軍送至海

口南樓作

謝宣遠

善曰瞻時為豫章太守

祗召旋北京守官及

善本

南服

翰曰祗敬也謂庾西陽召北還也守官謂宣遠南赴職也服諸侯之國也

善曰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莅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

方舟析舊知對筵曠

明牧舉觴務

善本

飲餞指途念出宿

銑曰方並析別曠遠也明牧謂王庾也出宿此郊也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誄曰惟我與爾對筵接机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庾也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

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陸士衡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

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遠

晨時

畧影也言來時未期離別日影急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榜送人理行轡

輶軒命歸僕

濟曰頽陽落日也言日暮去者埋舟還者命駕將辭也

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艦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毛詩曰輶車鑾鑾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分手東

城闌

因發擢直

西江澳

善本作隩音郁良曰闌城曲重門也音因爾雅曰隩隈也郭

璞曰今江東人呼浦為隩

離會雖相雜

善本作親字

逝川豈往復

翰曰庾與王離車遠與王會故

去相雜也逝川豈往復喻時不留也

善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

山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

誰謂情可盡

善曰情不可盡其情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劓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也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

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楊有西津方山為東石所為

謝靈運

銑曰石山在江寧縣靈運守故鄰里根遂於此作詩

祇役出皇邑指

善本作相字

期慙甌越

向曰皇邑京都也慙止也甌越越之別名。善曰役所莅之職也

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長詩傳曰慙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嘉也

解纜及

流潮懷舊不能發

銑曰纜繫船索也潮江潮也言解纜及潮將去懷其故人不能即發善曰吳志曰更增舸纜然纜

維船索也力斲切西都賦曰攄懷舊之蓄念

折折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

遇物難可歇積病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良曰折折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

含別離情已多感歎遇此風物更益難歇痾病也言積病是慙攝生之慮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善曰王仲宣公宴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說文曰

痾病也老子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

慰寂蔑

翰曰伊惟惟思也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須忠年歲之別各勉日新之德時附音塵慰我寂蔑之懷也蔑無也善曰斯漢山

海經曰山居為棲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轍兮轍兮何其寂蔑一作滅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善曰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良舊志

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銑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稍遷尚書吏部郎時江枯等謀立姚安王遙

光朓不肯後遙光收付獄死新亭名范雲代為零陵郡內史善同銑注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尚曰洞庭山名黃帝奏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游之即楚辭所謂湘夫

人是也

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

通言其靈靈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

不反死於湘水

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善曰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尚書曰

因為湘夫人

江漢朝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濟曰驂馬輟止也夷猶悵望身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

善曰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駟也蔡邕琴瑟詩曰暮宿河內長望

廣平聽方

大陰兩雪滂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

籍茂陵將見求良曰周處為廣平太守三十年滯訟一朝銷滅籍籍甚也司馬相如謝病居茂陵言今求為此善曰言范同

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丘渾垂稱於平陽魏

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

陵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翰曰上未能及周處之籍甚示未果同相如之謝病故事俱已矣對此江波之

上空懷離憂善曰楚辭曰思公子兮徒離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五言善曰梁書曰范岫字欒實齊代為安成內史五臣同李善注

沈休文

平生善本作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向曰言少年之時別離以前期易也善曰言春秋既富前期

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

以為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濟曰言今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善曰言年壽衰暮

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

重持

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為輕生死無期明日恐不得與之重持也持執也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

夢中不

識路何以慰相思

翰曰楚王夢與朋友相尋迷不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相思之心

善曰繆襲嘉夢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文選卷第二十

